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美国文明的兴起

上卷

[美] 查尔斯·A.比尔德 著  
玛丽·R.比尔德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美国文明的兴起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 略谈查尔斯·比尔德和他的史学著作

任何作者写作的历史都是史家对过去的历史进程的再认识和史家本人的历史观的某种反映。不同的时代产生不同观点的历史学家；同一历史学家在不同时期也可能写出不同观点的历史著作。读一部历史名著，特别是一部外国的历史名著，了解它产生的历史环境，特别是了解它的作者及其历史观点，是真正理解和消化这部著作所必不可少的。

摆在读者面前的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A. 比尔德与他的妻子玛丽·比尔德合著的《美国文明的兴起》，作为一部外国历史名著，它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是在什么历史观点指导下写作的呢？下面我们想试作评介。

美国的历史并不长，美国历史学的发展为期更短，在短短的时期中，美国历史的研究与撰写经历了明显的变化。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的美国史学，可笼统称之为早期史学。这个时期美国历史的研究与写作还未形成一个独立的专业学科，基本上是一种业余性质。早期的业余的历史学家大多是教会的传教士，还有一些是文人学士、社会名流、教师等等。史学思想处在宗教主要是清教思想的支配影响下，同中国一样，也是文史不分，写历史着重文学性的描写，而不过分拘泥于史实。欧洲人在美洲殖民的历史大都

被描绘成上帝选民争取自由的斗争。这种史学也可称之为浪漫主义史学。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美国的历史研究才逐渐形成专业的、独立的学科。大学中建立独立的历史专业。社会上建立专业性的史学团体——美国历史协会。据说在这个学会成立的1884年,美国400所高等教育机构中只有大约20位专职历史教师。此后情况较快发生变化;在大学里不但设置了历史学教授,同时开始培养历史学的博士。最初的史学家主要是受德国兰克学派的影响,重证据,讲考证,标榜客观主义。19世纪后期,工业资本主义突飞猛进,自然科学大大发展,特别是生物学、进化论、物理学等学科的新成就,对现代美国史学的形成产生巨大影响。史学家强调历史的科学性而不是历史的文学性,促使史学与文学分了家,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提倡探索历史发展的客观性、连续性、规律性等。最时髦的史学思潮叫做“科学性史学”(scientific history)。它试图运用热力学第二定律来阐释美国历史的发展规律。

19世纪、20世纪之交是美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20世纪初年,进步主义运动给美国的社会改革与学术改革吹来了新风。史学改革的新思潮的倡导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詹姆斯·H. 鲁滨孙教授。他在1911年出版《新史学》一书,认为支配历史发展的是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历史研究不应局限于政治、经济、外交方面,而应扩大到包括人类的全部活动,由此开创了研究文化史之风。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历史学与各门社会科学建立联系,借助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新兴学科的方法,进行历史的综合。在“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一个新的史学流派——进步主义史学派

脱颖而出,它的主将来自西部:一位是边疆学派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特纳(1861—1932年);另一位就是经济学派的创始人比尔德(1874—1948年)。

在内战以后的年代里,美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是保守主义思潮。标榜美国社会的“同一性”和美国历史的“连续性”,粉饰美国的社会矛盾,成为这一时期史学家的主旋律。及至进步主义思潮兴起,打出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旗帜,才给20世纪初美国思想界以巨大推动。进步史学家对美国历史进行了重新解释,认为两种对立势力的冲突,即东部资本家对西部民主拓荒者,民主主义对贵族政治,南部和西部农业主义对东部工业主义,才是美国历史的主旋律。进步史学与当时进步舆论界的“黑幕揭发者”相呼应,敢于揭露美国的社会矛盾,抨击现代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对统治美国史学界的保守的、学院式的史学给以很大的冲击。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查尔斯·比尔德的成名之作——《美国宪法的经济观》(1913年)就是在这种政治气氛中问世的。他用新的研究方法重新解释美国宪法,用统计的材料揭示了美国开国元勋们制定宪法的动机和他们所代表的经济利益的关系,从而剥去了美国宪法的神圣的灵光,轰动了学术界。这部体现了进步主义时代的自由主义精神的经典名著的基本观点是,宪法的制定决定于经济利益,具体体现为各种债券持有者维护自己的财产利益的斗争,而不是由于抽象的自由民主的原则。这种观点被称为“经济决定论”,在当时对美国保守的学术界的震动是不言而喻的。有人称比尔德为“马克思学派”,事实上比尔德从来没有承认过马克思对自己的影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学术自由被侵犯,民主的价值观遭到威胁,人们对进步与人的天性开始丧失信心。20年代初,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对西方文明的悲观主义的批判风靡一时,比尔德认为进步并不仅是一个进化的过程,还必须是有坚定的进步的历史信念,这是美国文明的基本原则,于是他转向研究现代文明特别是美国文明,以维护美国文明的文化的和道德的基石。在这一时期,他曾经访问过东方,对不同的文明留下深刻的印象。回国以后,他同他的夫人、妇女史学家玛丽·比尔德(1876—1958年)合作,撰写了这部脍炙人口的《美国文明的兴起》(1927年)。这部巨著的一大特色是,它大大拓宽了传统历史著作的狭窄的视角,把文化史看成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历史,力图展现文明这个“成长中的有机体的全貌,而不只是拼凑宪法、法令、演讲、新闻、回忆录与外交照会等等”。这部巨大的历史综合之作是对学院式的历史著作的一个突破,出版后对读者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一再重版并增订。在比尔德逝世以后,有的美国报刊曾投票推选这部书为阐释美国民主制的最佳著作。

《美国文明的兴起》一书的内容包罗宏富,笔锋雄健,很难对它的特色加以概括。我只能说,作为一个读者,自己感受最深的大概有以下几点:

一、美国文明特别是它的民主政治,虽源于欧洲,但它并不是欧洲文明的简单的延长,而是欧洲文明与美洲荒原的新的历史结合。现代美国文明建立在过去的复杂的文化遗产的基础之上,既是一种高度的物质文明,又有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全书把美国文明的演进过程解释为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的升进,在这一

过程中,作者着力于展现美国人民巨大的集体能量和对进步的勇敢的追求。

二、经济二元论是贯穿全书用以阐释美国历史与文明的主线。人们的经济利益集中反映在财产所有权的问题上。美国历史的政治斗争总是分裂为对立的经济集团,使社会呈现两极化的趋势:例如,特权与非特权的斗争,汉密尔顿主义与杰斐逊主义的斗争,城市资本家与农场主和种植园主的斗争,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斗争,等等。通过冲突与斗争而取得进步,是美国历史的主旋律。书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新观点,例如,在围绕美国宪法制定展开的这场斗争之后,杰斐逊民主标志着联邦权力从流动资本的持有人转向农场主利益集团,而后来的杰克逊民主则表明农场主和工人造反的胜利。美国历史上最关键的内战,被看成是一场不可抑制的冲突,北部企业主对南部种植园主的胜利导致美国政府的新权力的建立。本书提出的美国内战是“第二次美国革命”这个著名论断早已为进步史学界普遍接受。内战以后,美国工业革命飞快进展,最后导致了“机器世纪”的统治。总之,整个美国历史的发展到处都看到不可抗拒的经济力量的作用。

三、全书突出了工业、技术和应用科学在现代文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些进步所引起的历史变革,比以往许多世纪加在一起都要大得多。工业革命不仅给美国人的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带来迅速的巨变,它所释放的巨大经济能量也改造着整个传统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对文化、知识的兴趣、美术欣赏、哲学观点等都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随着机器与技术的不断升级,美国的政治与经济生活及它的现代商业文明也相应地改变与扩展,这在全书中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四、本书第一次揭示了妇女在美国历史与文化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传统的历史著作中，妇女从来都被历史学家抛弃在被遗忘的角落。男女平等的观念在由男人撰写的历史中只是一句空话。本书以巨大的热情颂扬了美国妇女在社会生活、文学艺术、工商企业、妇女运动中所起的特殊的作用，第一次把妇女纳入历史与文明发展的主流之中。这显然是比尔德夫人对美国史研究的杰出贡献。

可以肯定地说，《美国文明的兴起》在 20 世纪出版的通史性的美国史著作中，是一部引人入胜之作。它所展示的五色斑斕的美国历史画卷，把都市与乡村的生活风俗画，民主政治、社会和工人运动的时代剪影，教育、科学与文学艺术的速写，都熔于一炉，不愧为大家手笔，全书文采飞扬，夹叙夹议，义理词章兼而有之，表现了作者具有深厚的传统史学功力，又能推陈出新。

比尔德一生写了 60 部著作（包括与别人合作），他的史学思想与进步主义史学派共命运，支配美国史学界近 30 年之久。但在美国这个一切都变化很快的国家中，任何学术流派都很难久领风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史学思潮在 50 年代又开始大转变，保守主义重新抬头。但是，进步主义史学事实上在这以前已自我动摇。20 年代末的经济危机与 30 年代的世界形势的恶化，暴露出美国的文明与进步都存在着许多问题、错误与失败。历史的发展并不像进步主义学派那样可以被预见与被决定。比尔德晚年受到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影响，思想转向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1934 年比尔德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发表题为《书写的历史是信念的行



为》，转向强调观念与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基本上放弃了自己的经济决定论。他后来出版的《美国的精神》（1942年）一书，作为《美国文明的兴起》续篇，在史学思想上实际上出现了倒退。他本来是支持罗斯福的“新政”的，后来却转向孤立主义，认为战争将摧毁民主，激烈反对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在他最后的那部著作《罗斯福总统与1941年战争的到来》（1948年）中，竟然认为日本偷袭珍珠港出自白宫故意“唆使”。一位史学大师留下了如此孤陋之作，只能成为保守主义者讥笑的口实。

从今天的美国史学来看，《美国文明的兴起》和比尔德的其他某些著作一样，显然已有些过时。最主要的是他的经济决定论遭到新起的史学家们的批评与责难。他关于美国宪法制定者的经济分析，被人指出有简单化与疏漏的毛病。他提出内战是第二次美国革命的观点，遭到内战修正派的反驳。对北方在内战中的道义和理想主义的怀疑提出了对内战的进步性的评价问题。比尔德对历史的理想主义信念也受到现实的严峻挑战。但是，我认为，尽管比尔德史学观点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他对推动美国进步主义史学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在他和其他进步主义史学家的影响下，写出了很重要的激进观点的著作，开启了二次大战后新左派思潮的先河。他的经济分析方法中的确存在简单化与片面性的缺陷，但这种缺陷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左派作家的著作中也比比皆是，都是由于机械地运用经济史观而缺乏成熟的辩证历史观的缘故。历史总是要不断被后人重新写过的。但真正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不会因为它的某些缺陷而被人遗忘，它的光辉将长久地启示后来的学者，使他们从中去披沙拣金，去探索已故大师们的成就

与不足。

比尔德的著作是最早传入中国学术界的美国人写的美国史之一。早在1929年,他为中学生写的《美国史》(与巴格勒合著)就译成中文出版,对我国大中学的美国史教学有很大影响。《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的中译本出版于1949年,但过去流传不广(1984年商务印书馆重新再版)。现在《美国丛书》又决定挑选他们夫妇的《美国文明的兴起》译成中文出版,对于推动我国的美国史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读者渴望认识美国,了解美国,在青年人中形成了一种“美国热”。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又出现了“文化热”。从这两方面来说,这部名著都值得一读。美国历史虽短,却能较清晰地显示西方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大轮廓。研读这部名著,可以帮助我国读者具体地认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样板——美国文明形成的历史过程;深入探讨远离旧世界中心的新文明是如何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交织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也有助于对美国史学史的研究,有助于对比尔德现象(指这位史学大师思想的复杂变化)的探索。

罗荣渠

1989年2月于京郊上下求索书屋

# 目 录

导言 .....	1
----------	---

## 上卷 农业时代

第一章 英国的殖民奥秘 .....	13
第二章 美洲 13 个殖民地结构基础的奠定 .....	48
第三章 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成长 .....	97
第四章 殖民地时期的美洲 .....	142
第五章 伦敦与殖民地的冲突 .....	212
第六章 独立和国内矛盾 .....	252
第七章 平民主义与反动 .....	323
第八章 全国性政党的兴起 .....	360
第九章 农业帝国主义与力量均势 .....	415
第十章 年轻的共和国 .....	460
第十一章 新农业州 .....	535
第十二章 杰克逊的民主党——一个胜利的农民-工人党 .....	571
第十三章 西进到达太平洋 .....	611
第十四章 经济势力的彻底胜利 .....	660
第十五章 经济趋势中的政治活动 .....	696
第十六章 浪漫主义的与现实主义的民主政治 .....	758

# 导 言

一国的文明史，如果论述精当，可以成为促进文明发展的手段。这种历史把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而不是对它的局部作微观分析，因而应该比任何局部性的历史更符合阐发历史的需要。只要历史的各个部分被继续分隔开来论述，每一部分必然是不完整的，甚至会牵强附会的；这是因为，正如巴克爾<sup>①</sup>所说的那样，任何学科的哲理（就是它的真理）并不在它的中心，而是在它同所有其他科学有着紧密接触的边缘。一部文明史不仅论述战争和政治的各种表面现象，而且还探讨一个民族的内在力量的全部表现，因此，它基本上是能动的，既使人注意到尚待探索的人的才智，也暗示如何从外在必然性中求得解脱。通过它在各方面提出的尖锐问题，它可以为自我分析判断和创造能力指明新的方向，从而有助于形成一种更适宜的“思想气候”，有助于使制订高水平的计划、设计或理想确立权威性地位。除了这样表现出力求从多方面理解一个特定的社会戏剧外，一国的文明史还可以作为那种文明本身已达到一定成熟程度的象征。凡是有资格自称精神上成熟的成年

---

<sup>①</sup> 亨利·托马斯·巴克爾(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2年)，英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和实证主义社会学家。——译者

人,哪一个会承认自己仅仅属于历史的一个范畴——如战士、政客、赚钱能手、小说家、运动员、殡仪业者、新闻记者、丈夫、妻子、父亲或母亲——而再无其他抱负呢?当大地上的尘土意识到尘土的作用的时候,大地表面就开始发生了变化。

这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重述沃尔特·佩特<sup>①</sup>的令人信服的论点,即要使艺术、科学、哲学和生活本身“及其所具有的爱、欢乐和赞赏的全部能力”开放出最绮丽的花朵,专心致志是个先决条件。要开创一个启蒙和奋发的伟大时代,“多才多艺和专心致志的人物”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只要艺术家、思想家和领导人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潜心专业而漠视主流,他们便缺乏那种能使天才得到充分发展的知识和才能的全面性。如果把一个民族的过去仅仅描述为乡村闲谈或都市社会新闻那样水平的一连串插曲,那么,怎样能培养和激励全面发展的人物呢?他们能够依靠什么样的要素茁壮成长呢?依靠一种纯粹哲学的抽象概念吗?依靠从可能比自己优越的邻人方面的借鉴吗?依靠远离当代现实但为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珍视的事物吗?依靠玉米糝儿、电熨斗和专业研究中使用的术语表达出来的“价值”吗?

由于认识到甚至“美术”<sup>②</sup>也必须生根于某种土壤之中,一位作家最近在我们的一份评论杂志上提出问题:画家是否也应以明辨事理为宜?这个问题与正在这里探讨的论题有密切的关系,因

---

① 沃尔特·霍雷肖·佩特(1839—1894年),英国散文作家和文艺批评家。——译者

② fine arts,包括绘画、雕塑、建筑、文学、音乐、戏剧等。——译者

此至少有一个艺术团体对这样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而又有卓见的讨论。所有参加论战的辩论者都承认：仅仅临摹范本造就不出一个艺术家，从来没有一件临摹作品在实质上是超过有创造才能的大师的作品。大家也一致认为：虽然一个低能者在挥毫和着色方面可能很巧妙，可是任何一个低能者都不可能成为绘画大师。他必须懂得“某些东西”并具备某些鉴别力。所谓某些东西是什么样的东西呢？某些关于他所描绘的人物和题材的特性，某些关于描绘这些人物和题材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个论点不费唇舌就得到了人们的承认。总的结论似乎应是：一个画家只要能欣赏旧的艺术形式，个人又具有才能，那么，他对自己生活和工作于其中的文明世界、它前进的动力、它的主导体系、它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它的明显前途了解得越透彻，就越有充分的准备去取得那种能使文明得以进一步充实的艺术方面的成就。可是，怎样才能提高鉴别能力呢？投之于五里雾中是不行的。如果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能体现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整个社会组织的一种基本原则，那么，它就应当提供用以砥砺人们鉴别能力的资料。这想必是埃默森<sup>①</sup>曾有过的想法，他奉劝美国人，为寻求完美的人生，应坚守自己的岗位，并在历史为了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而分派给他们的岗位上努力创造自己的命运。

如果艺术家必须懂得某些东西，那么，优美文学的作者和他们的评论家还用说吗？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如果不了解“三”这个数字以外的任何事物，他能够环绕那永恒的三角关系，刻画出男主

---

<sup>①</sup> 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年)，美国先验主义哲学家、散文作家和诗人，详见本书第十六章。——译者

角、反面人物和女主角吗？甚至把遗传视为天才决定因素的最坚定的信徒，也为环境留下一个漏洞，而生物学领域里最审慎的理论家则认为遗传和环境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总之，遗传和环境一分开来就毫无意义。至少可以这样假设，如果一位小说家极想成为伟大的作家，或希望被人类的判断宣布为伟大作家，而除这种判断以外别无吁求之处，那么，他怎能忽视他自己所继承的东西以及他书中的人物和情节所继承的特征呢？如果不了解那些属于地主贵族、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男女人物的出身以及在这几个阶级中普遍存在的各种冲突、典型和生活方式，他能够以卓越的技巧来描绘这些人物吗？从司各特<sup>①</sup>的作品中抽掉封建主义，从狄更斯<sup>②</sup>的作品中抽掉维多利亚时代<sup>③</sup>的贫穷问题，从左拉<sup>④</sup>的作品中抽掉近代城市的苦难，那么，还会留下什么东西呢？或者不管怎么说，那残余的东西还会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今天的俄罗斯小说家是在按照 1898 年俄罗斯小说家的同样风格写作吗？到了 1950 年，他的后继者会用今天的方式写作吗？如果说不会，那么为什么说不呢？我们不能避开这样的结论：随着文明的变化，哺育作家和伦理学家的营养物以及他们用以创作的素材也发生了变化。因

---

① 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 1771—1832 年)，英国诗人、历史小说家，其最著名的历史小说《艾凡赫》揭露了诺曼贵族的骄横残暴和撒克逊农民的苦难。——译者

②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 年)，英国小说家，其长篇小说《奥利佛·推斯特》和《尼古拉斯·尼克尔贝》描写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底层的人们的受压迫和穷苦无告的生活。——译者

③ 维多利亚时代，指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在位的年代(1837—1901 年)。——译者

④ 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 1840—1902 年)，法国小说家，所创作的由二十部长篇小说组成的《鲁贡玛卡尔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揭露资产阶级的荒淫无耻和城市平民的苦难。——译者

此可以这样说，一种文明的一部理想的历史在揭示作家、观众和演员的相互关系的同时，还会有助于对作家本人解释作家，对观众解释观众，对演员解释演员。这部历史写得越深刻、愈广泛和愈符合现实，它对文学和文学批评作出的贡献可能也就愈大。

关于这方面，不妨着重指出这样的事实，即艺术家和作家是靠人们的赞助生活的。历来就是如此。那些为法老们<sup>①</sup>雕刻大门的雕刻家，是注意到他们的保护人所存有的愿望、兴致、抱负和权力概念而进行创作的。中古时代的艺术家为贵族与贵妇、商人和教士而创作。近代小说家也必须把市场和文学批评家铭记在心。很难想象，美国革命女儿会<sup>②</sup>会大量购买《埃尔默·甘特里》<sup>③</sup>这种小说。因此，谁会并且的确长期追求那种纯粹、高雅和超凡脱俗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呢？最伟大的艺术，不论是造型的还是用文字表达的，有从虚构的现象中产生出来的吗？通过一国的文明史向艺术赞助人显示艺术如何从过去的状况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也许可能为艺术创造出一种新的环境，从而有助于使所描绘和解释的文明获得有意识的发展。

然而，决不可以认为，一国的文明史主要同艺术和文学——所谓文化成就——有关，因而设想能把它们同有机体的其余部分分

---

① 法老(Pharaoh)，是古代埃及统治者的称号。——译者

② 美国革命女儿会(The 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由参加美国革命战争者的后裔组成的爱国主义妇女团体。始创于1890年，总部设在华盛顿，分支机构分布在全国一千五百多个大小城市，后发展为一个保守的组织。——译者

③ 《埃尔默·甘特里》(Elmer Gantry)是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 1885—1951年)于1927年出版的小说，书中主角甘特里是个伪善的牧师，灵魂丑恶、手段卑鄙、到处招摇撞骗，此书揭露了美国宗教生活中的虚伪和欺诈。——译者



隔开来而不致造成实质性损害。固然，有一种传说的大致意思是：艺术和文学的创作者必定会用嘲笑的口吻谈论商业和工业，把它们看作有别于“精神努力”的“物质追求”。于是作为回敬，注重实用的人有时就惯于把艺术家和作家说成是为了体面而不妨予以容忍的纯粹奢侈品（非常接近疯狂的边缘）。但老实说，造型艺术是 xi 以实用手工艺为基础的，而近代的商业和工业也不能在一种智力的和艺术沙漠中繁荣起来。在社会哲学史中，最有趣的莫过于不肯痛痛快快地承认这样的事实，即近代工商企业依赖西方文明的整个遗产——它的宗教戒律、它的法律和道德准则、它的工艺和技艺、它的科学和艺术，以及它的兴趣和抱负。举例来说，要是没有数学或设计，怎么能够经营这样的企业呢？假设一个精明的资本家在非洲的一处丛林中建立一所工厂，比如说制造电工器材吧，然后在那里附近寻找合格的劳动力供应和一个识货的市场，这该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工商企业一向是建立在文明的遗产之上的，它的经理很可能要具备的文化程度正好同他们对文明遗产历史的了解程度成比例，假如没有这种遗产，他们就会成为无知的经济幼儿。还不仅是这样。他们既是艺术的顾主，转过来又是文明的创造者。思想和生活资料是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一同发展的。

关于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就是火药的发明。乍看起来，火药似乎同文明无关——至少同那种狭隘地只从艺术和思想方面来研究的文明无关。但是，正如巴克尔所指出的，火药连同它那伴随而来的机械使得有必要培养胜任的军事专家，并使每个国家的一大部分居民摆脱了在以长矛和弓箭作为战争武器的时代落在全体自由